

她燃烧着自己的青春，燃烧着自己的激情，
燃烧着自己的梦想，燃烧着自己的情和爱。
MU QIN DE QI DAO



母亲的 祈祷

陈炳钊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母亲的祈祷

MU QIN DE QI DAO

陈炳钊◎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的祈祷 / 陈炳钊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60-7455-2

I. ①母…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7051 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母亲的祈祷 MU QIN DE QI D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四路 7 号)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5 2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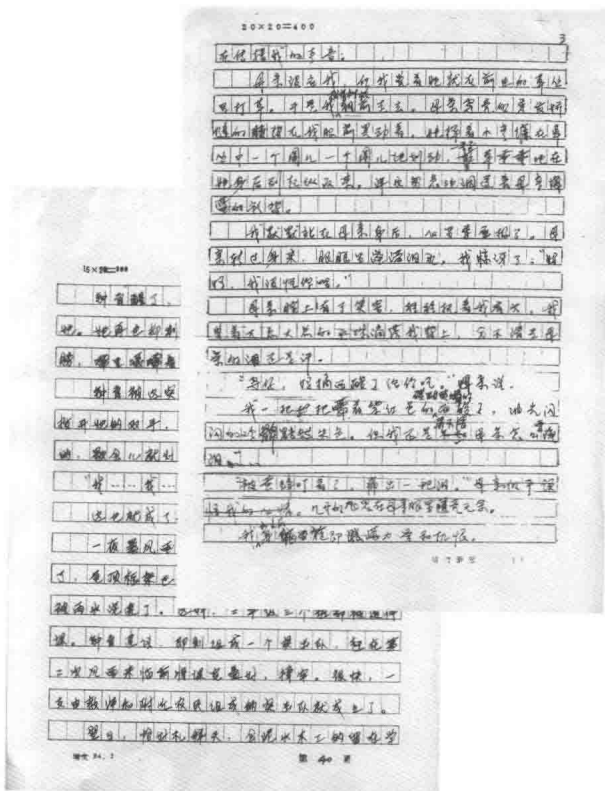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在农村调查途中小憩



作者手迹

序 言

生长在伟大的变革年代，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并不长的时间里，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都很多很多……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南粤大地之时，我从那个贫困的闭塞的小山村走了出来。我先后在广州大都市里读过几年书，在小镇里当过几年一线职员，在小县城大机关里干过多年。整个社会在急速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在急速变革。面对这骤然而来的大变革年代，有人因此而欢欣，有人因此而苦困，有人因此而茫然。当初的我，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有激情，有理想，有冲劲，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前行。但当自己真正浮沉于这股汹涌的不断变幻着的大潮时，带给自己的除了欢欣和收获外，还有过多的艰辛、困惑、苦痛……这个年代窗口弹出的题目太多，生活迫着你去思考，去尝试，于是就有了这些不很成熟的文字。生活太厚、太深、太沉，这些片言只语却少得可怜，但这确是这个年代泥土里的清晰印记，这确是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真实感受，她燃烧着自己的青春，燃烧着自己的激情，燃烧着自己的梦想，燃烧着自己的情和爱。曾有读者写信给我：这是你的亲身经历吗？那些故事与自己身边发生的是多么的相似，真实，感人！我回信：不会，对文学艺术来说，其实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倾注自己实在的感情，真实的感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少作品已散失，心中的故事也渐渐淡忘。好些朋友出于关心，建议我搞个小集子，对前期作品做个小结，别枉费了自己多年的努力和心血。我想也是，为了这一丁点儿的收获，自己毕竟垫付了人生最珍贵的、最重要的、最美丽的.....

目 录

C O T N E T S N

序言	 001
----	-----------

{ 小说 XIAO SHUO

夙愿	 003
残阳	 011
大山的女儿	 014
七色花	 032
刀镰谷	 043
那一片龙眼林	 056
慈善的“刽子手”	 072
鲍局长荐“贤”	 102
苍白人生	 104
浪荡人生	 135
母亲的祈祷	 185
不是我的山茶花	 196

{ 散文
SAN WEN

心声	 213
七朵莲花六朵开	 215
故乡的野菊花	 219
阿丽 番薯汤	 221
潜潜长泪悼英灵	 227
上井冈山记	 236
搏击海浪	 242
雨华山	 245
高原抒怀	 248
金色的季节 金色的喀纳斯	 258
本书作品写作时间及刊载情况检索表	 268
编后话	 270

小说

XIAOSHUO

夙愿

S u Y u a n

仲秋，是出门的好时日。今天，她要出门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出门，而且是出远门，去探望她儿时的好友，小学时的同窗，姑娘时的伙伴。她心情多么高兴啊！从来不曾有过的高兴。是高兴吗？好像不完全是。

她起得很早，或者说，昨晚压根儿她就没合眼。屋外还黑黝黝一片，她就依在门框，一只手扶住低矮的门楣，一只手垂着，像小姑娘似的瞪大眼睛，看着天色。她多么盼望今天有个好天气啊。一忽儿，她又被自己这天真的神态和念头逗笑了，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心里暗暗骂着自己：“还是小姑娘吗？”

她到年就四十了，像一带穷乡僻壤的姑娘媳妇们一样，并没有迷人的姿色和照人的光彩。但细微一看，你就会发现，粗糙微黑的皮肤抹煞不了她秀美脸庞的轮廓，朴素的衣衫更衬出她腰身的健壮、丰满和妩媚，明亮的眼睛不时迸射出温良而带着希望的目光，只有那眼角上细小的皱纹才显示出她真正的年龄，记录着她生活的辛酸。这一切都会使人终生难忘……

这时，东方已经闪出灰蒙蒙的光亮，夜色渐渐退去。她突然心跳起来。但不知哪里跑来一股氤氲的晨雾，不断在扩散着，很快，就弥漫住对面磅礴的大山、邻村黑色的房子、自家门前不远处的那口水井。不一会儿，眼前的一切，都被浓浓的雾气严密地裹罩着。她叹了口气，心里惆怅起来。

哦，该做家务了，她必须做完家务才能动身，还要吩咐隔墙叔婶帮助照料一下家务。当然，如果女儿在家，她不用这般折腾。女儿到区上搞副业挣钱去了，大儿子在省城读中专，二儿子在中学念初中，丈夫早几年恢复了在区信用社的工作。现在家里只有她和最小的念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守着那几间不知哪代祖家遗下来的堂屋，耕着包产的几亩责任田。但她心里自感很荣耀，因为每当村里妇人们坐在一起闲聊时，都说她有福运，夸奖她的子女聪明，有本事。每当这时，她内心总是甜滋滋的。是啊，做一个母亲，最高兴的无非就是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她先挑水，很快就把那口石板砌的水缸挑满了。接着，在锅里煮着昨晚剁碎的番薯藤，煮熟后盛装好两半木桶，挑到猪栏里喂猪。猪肚子圆了，她才开始做早饭。

吃罢早饭，她再一次走到门前看天色。

“该上路了，要不就赶不上早班车了。”她心里暗暗想着。她用围布擦了擦双手，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她要换衣裳。忙碌了一阵，穿戴好了，虽然满身都是崭新的，但还是带着一股乡土气息。

她走出灶间，望着前面的这一带人走亲戚才用的盒箩和盒箩上一只关进小笼子的鸡。这鸡是她送给友人的。她眨了眨眼睛，突然像悟到了什么，脸上赤热起来。是啊，自己要去探的是最要好的唯一的朋友，而且又是第一次，离别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就带这么一只鸡当礼物吗？但还要带点什么？她一时又想不出来……

她挎起盒箩，掩上门，拨了拨额前飘飞的头发，扯了扯衣服的下摆，抬头望了望自己就要走的从大山伸沿过来的羊肠小道，便决然上路了。忽然背后传来一阵单车铃声，一个车轮在她侧边闪了过来，她吓了一跳。回头看时，见是自己的丈夫。她睁大眼睛望着丈夫，眼光里惊喜交加，却始终没有说话。

“我搭你上车站吧。”丈夫说话了。但她一听到这话，心里便剧跳起来。她要跟丈夫坐一辆单车，还是第一次。以前她曾赶过几次圩，都是自己走路去的。她本能地向四周望了望，这使她更

慌乱了，脸上微微泛红，不觉羞涩地低下了头。

丈夫是疼她的。为什么？她想不出来，也不好意思去想。昨天，丈夫听说她去探朋友，就急急忙忙赶回来，塞给她三十块钱，还称了几斤猪肉，宰了个鸡，做了一桌很丰盛的晚餐。丈夫说很忙，连夜赶回区里去。她觉得丈夫这样做不很理解，但她也心满意足了，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今天为了她上路，丈夫这么早就赶了回来，她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丈夫宽阔的背脊在她眼前摇晃着，她不知怎的，每当到了没人的地方，就很想用自己的脸庞贴在他的背上，亲热一下。然而，她没有，也许她不敢，只是不停地看着，想着。

又不知怎的，她突然涌出两行眼泪，眼前一片模糊起来……

“珍珍，我们一起读完小学，又一起读初中，以后还要一起读高中，一起读大学，一起嫁同一条村，永远不分离，好吗？勾手指。”她淘气地扳着珍珍的手指。她们搂得更紧了，不知怎么，泪水哗哗地流着。

她们上中学了，她和珍珍同一个班，同一张桌子，同一个宿舍，同一张床。那时的粮食是生产队供给的，她勉强读完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她只读了两个星期，就因为家里人饿得慌，到底没让她读下去。珍珍呢？当然，她也只得跟着她回家了。她们成了主要劳动力，白天干十多个小时活，晚上，天一黑就上床歇息。生活就像小溪涧一样默默地、悄悄地流逝。她们盼望着家里过上好日子，盼望着将来找个好婆家……

很快，做姑娘的时光就过去了。十八岁那年，她和珍珍都结婚了，而且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嫁上了一个有工作单位的男人，找上了好婆家。她心满意足了，就像山村里所有的姑娘一样，为自己能找到一个有工作单位的丈夫而引为自豪，引为荣耀。她丈夫是公社信用社的出纳员，珍珍的丈夫是一个地质勘探队队员。

然而，命运偏偏要捉弄她。她结婚才三天，信用社失窃公款

八百多元。她丈夫立即成了嫌疑犯，被抓走了。她提心吊胆地等了两天，终于等到了丈夫的消息：他已成为“盗窃犯”、“贪污犯”了。理由是他刚结婚，摆了酒。是丈夫亲口承认的吗？她不知道，也见不到丈夫，自己好像没见过丈夫有这么多钱。不过，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了。当丈夫那些罪名向她劈头盖脸砸来时，她心都碎了，就像一颗洁净的心浸到臭水沟里。她多么伤心啊，不分日夜地哭，哭自己命苦，哭自己走错了家门。自己走错了家门？丈夫是个老实怕事的人，是个会疼女人的人，自己怎么能说走错家门？

丈夫被送到县里一个劳改场接受“改造”，她以为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她的一切幻想终于破灭了。这期间，有姐妹们的苦劝，有亲人们的怜悯，有村人们的冷眼，有媒婆们的挑唆。但是，她都没有听，也不想听，不想见到任何人，只一个劲地哭。当然有时她的心也动摇过，但当她看到老泪纵横的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的婆婆时，她彻底心软了。不久，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就决然不想那些事了，只是用心守着这个没有男人的家，用心等着丈夫回来……

当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的时候，丈夫回来了。虽然说定不了是他作案的罪，但是失窃的钱却归他退赔。赔钱是小事，只要一家安宁就好。从此，她什么都不想了，跟着丈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重活、脏活和没人干的险活，他们都包揽起来。他们像牛马一样默默地劳作，去挣一个工才三角钱的工分。他们要还“债”啊，还一笔令她发怵的“债”。

不久，地质勘探队要撤走了，珍珍也要走了，要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这也许是一辈子不能见面了，她本应去跟珍珍告别。然而她没有，她还在珍珍要走的那天，一清早就上山去了。她不想见到珍珍，甚至不想听到别人议论珍珍。她觉得自己这样做太过分了，珍珍一定会怪她。不知怎么，她还希望珍珍怪她，恨她，忘记她，一辈子忘记她……

很快，她收到了一封珍珍的信。信里说珍珍的丈夫一个月挣

多少钱呀，说城里跟农村很不一样呀，还要她空闲时一定去玩……她没有看完信，也不想看完它，擦着泪水放在灶里烧了。她不想到珍珍家去吗？不是的，她只是强令自己做这些违心的事来抑制内心涌出的情感。因为这信，她却恨起珍珍来，恨珍珍不该写信给她，恨珍珍不该记起她，恨珍珍扰乱了她刚刚平静的心灵。因为这信，她常常独自一个人躲在屋里哭上一阵儿，或者哭上一整天，但必须要没有人时她才这样做。她没有回信，更没有去玩。她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以后不再忆起这件事，希望珍珍以后不再给她写信……

前边传来哗哗的水声，随着又飘来一股沁人心脾的雾气，到高崖岭了吗？她举袖擦掉溢出眼眶的泪水，才看清了前面就是高崖岭。

高崖岭啊高崖岭，你又荡起了她回忆的波澜，而且就像你身旁的河流一样奔泻……

在连这么偏僻的山村都插满了“农业学大寨”红旗的年代里，他们把信用社被窃的要他们退赔的款子还清了，连利息的数目都还清了。她显得苍老了，但她想着以后不会再被人逼债了，内心充满欣喜，结婚以来的第一次欣喜。她膝下围着四个孩子，最小的也断奶了。今后，她除了养育四个孩子之外，就再无别的心思、别的忧虑了。

好友珍珍走了以后，除了上一次来了那封信，果真没有来过信，这也许是命运给了她一个公平的待遇吧！但当她庆幸自己时，邮递员就递给她一封信。她惊喜交加，一看那娟秀的字体就认出是珍珍写给她的了。她心里通通响，用颤抖的手指嵌出信笺来。她看完信后，知道好友家里也遇到不幸，现在才好了点。她心里不免慌张起来，当看到好友也跟自己一样有三男一女时，转而又高兴了。最后好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去一趟时，她心里不安了。说真的，她是想去一趟，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让好友知道自己不欠别人的债务了，为了知道好友家究竟遭到什么不幸，为了看看好友的孩子……

真的要去吗？她知道现在生产队什么都抓得很紧，广播匣子里天天喊着“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全民齐动员，普及大寨县”。在这样一种狂热的氛围里，自己能去几百公里探访朋友吗？生产队长准许吗？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人。出乎她的意料，丈夫和婆婆都支持她去，丈夫说如果队里有任务，他会帮她干完，这样队长就不会责怪了。她心情多么兴奋啊。她买了点糖果，带了些自家焙的龙眼干，抓了只肥肥的鸡，就一个人上路了。

就是走到这高崖岭，她被巡路的民兵拦住了。起初她并不在意，一一回答着民兵的盘问：

“你要到哪里去？”

“去探访一位妹妹。”

“有证明吗？”

“……”

她没有料到这个，结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在民兵威严的目光下，她手足无措，只得低下了头。

“嗯！探妹妹？休想骗过我们。你看现在是什么日子呀，你睁大眼睛看看吧，这是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呀，连大队长都亲自上山督战，而你，却偷偷捉鸡去卖高价。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萌芽，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她怎么也想不到问题会这么严重，被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哆嗦着，提着的盒筲和那只鸡一同掉落地上。她还想分辨：

“我真的要去探朋友呢！”

“嗨，刚才说去探妹妹，现在说去探朋友，这不是明摆着的骗局吗？你还想抵赖。”

“我们不理她，把她交大队指挥部处理。”另一个民兵说。

她被人押着回去。她这是第一次这样啊，羞耻极了，以为这世界上再没有这样被人押着走更羞耻的事了，然而她又必须顺从。她恨自己，恨自己讲错了话，恨自己鬼迷了心窍，偏偏这个时候去探什么朋友。但她又不理解，这几个民兵为什么这么刁